

## “图写边疆”\*

###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研究

周余姣

**摘要** 邓衍林是我国“第二代图书馆学人”即“文华的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我国目录学史、图书馆学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国时期,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邓衍林编制了其代表性目录著作——《中国边疆图籍录》。文章从该目录的分类、著录、注释以及对舆图和多语种书的处理等方面分析该目录的体例,并指出其学术价值:为中国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继承、发展、完善中国的专科目录编制,对当代边疆目录等专科目录的编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该目录亦存不足:未标文献来源、失于考订、疏于文献统计。参考文献 38。

**关键词** 邓衍林 图书馆学家 中国边疆图籍录 图书馆学史 目录学

## The Frontier Research Guide

### —— A Study on Teng Yen-lin's *A Catalog of Chinese Frontier Books*

Zhou Yujiao

**Abstract:** Teng Yen-lin,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r the so-called Boone Library School Generation in the library history of Chin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bibliography and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specially focuses on his representative bibliography work—*A Catalog of Chinese Frontier Books* and points out: this catalog was compiled when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 research was transforming from the academic edge to the center. After analyzing its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comments, as well as the processing of maps and multilingual books, the author indicates its academic value, which are: on the one hand, this catalog has provided resources and clues for the Chinese borderland history and ethnology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atalog is an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Chinese subject bibliography, and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better creating contemporary borderland bibliography and other subject bibliography. However, this catalog also has some defects: lack of document source, deficiency of textual research, negligence of literature statistics. 38 refs.

**Keywords:** Teng Yen-lin; Library Scientist; *A Catalog of Chinese Frontier Books*;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Bibliography

邓衍林(1908—1980),我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参考咨询专家,先后在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等机构接受教育,并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多所图书馆任职,通常被视为我国“第二代图书馆学人”(“文华的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46年,邓衍林工作于联合国秘书处,职位

是“会议事务部制版组中文校对”。1956年,邓衍林携全家冲破阻挠返国服务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被聘为副教授,曾讲授“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还曾任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和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为新中国的联合目录事业及目录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邓衍林回国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三次接见,引起图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项目编号:13AZD066)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美书缘——钱存训学术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6M592594)的研究成果之一。

书馆界的轰动。在邓衍林逝世后,地方文献专家于乃义曾致以挽词一首,题为《桃源忆故人——悼邓衍林同志》,具体内容是:“西南联大缔交久,培育天祥诸友。一别卅年思见,图写边疆手。亲承总理开窗牖,善本志乘绎籀。倚枕寄书琼玖,遽陨西江宿。”<sup>[1]</sup>该挽词较好地总结了邓衍林的生平和贡献。笔者所撰写的《邓衍林之生平、著述和贡献》一文<sup>[2]</sup>对其生平和著述予以了详考,总结了其在我国图书馆学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为增进对邓衍林及其著述的研究,本文特选取于乃义挽词中的“图写边疆”,即邓衍林所编制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进行专题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其对我国边疆史地研究所做的贡献。

## 1 《中国边疆图籍录》编纂背景和出版始末

就我国边疆研究来看,根据社会性质的变化可以划分出不同的边疆形态:我国古代的边疆形态,从夏朝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是一种“王朝历史”条件下的边疆形态;而近代的边疆形态,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种“近代民族国家”的边疆形态;中国现代边疆形态,即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边疆形态<sup>[3]</sup>。我国边疆学虽未成学,但学界的相关研究一直未中断,晚清民国时期就已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学者们通常认为:“关注边疆、研究边疆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前,关注与研究边疆者大多为社会人士或者学生,而主流学界的研究人员并不多见。抗战爆发后,主流学界的传统史地以及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之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边疆,并掀起了一轮边疆研究的热潮。抗战前后对比,边疆研究之内容及其重点,从概述性的边地交通、资源、物产与边疆对外关系转到了边疆史地、民族、社会和语言为主的边疆学术综合性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边

政学’理论的提出与构建。边疆研究的这一转向,表明其已经从学术的边缘而进入了学术的中心。”<sup>[4]</sup>与之相应地,边疆史地著作大量涌现,如傅振伦就曾撰有1934年的《近三十年来西北边陲所发现的文化资料》《西北近几年来考古学上两大重要发现》、1936年的《所见南洋侨胞之情况》、1937年的《西藏银币考》、1941年的《哈密三日记》《苏联人士在吾国西北边疆探险之成绩》等,主要侧重于边疆考古、边疆方志的研究,并极为注重边疆文献的整理<sup>[5]</sup>。而图书馆学家对该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提供相应的书目以促进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的研究。

在边疆史地研究目录的编纂方面,汧支曾于1931年编有《先秦两汉地理图籍考略》<sup>[6]</sup>。1932—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曾提及“本年度答复咨询耗时最久者为参谋本部以及国防设计委员会委托调查关于边疆图书目录为最”<sup>[7]</sup>,可见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就曾委托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边疆图书目录,并引起图书馆界之重视。1933年,外交部罗文干部长曾亲自致函袁同礼,感谢国立北平图书馆为外交部提供的南沙群岛地图等资料,作为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参考<sup>[8]</sup>(381-383)。1934年,李小缘编制《中国边务书目》。1935年,何多源发表《海南岛参考书目》<sup>[9]</sup>,分“海南岛与日本”“海南岛概论”等主题。1936年,朱士嘉、陈鸿舜编有《西北图籍——新疆》<sup>[10]</sup>等边疆图书目录。与邓衍林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的年轻馆员,研究地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还有王庸和谭其骧<sup>①</sup>,他们也编有相应的目录或论著。1936年,邓衍林所编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生平史料目录》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印行,是迄今罕见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目录,此目录也属于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西南各省成为抗战救国之根基,对西南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经邓衍林等人

<sup>①</sup> 谭其骧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的时间是1932—1935年,期间编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见:谭其骧. 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J]. 文献,1982(4):243-247.

倡议,1938年3月1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制定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工作大纲(廿七年度至廿八年度)》。该大纲明确表示<sup>[8](550-553)</sup>:采访方面,要征购西南文献和传拓云南石刻,等等;编目及索引事项方面,将由邓衍林编辑西南边疆图籍录和云南书目,袁同礼、万斯年编辑云南研究参考资料,等等。邓衍林所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本拟在1939年出版,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已有报道:“邓衍林,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参考组有年,素喜搜访吾国边疆图籍文献,费时十载,近成《中国边疆图籍录》一书,现由商务印书馆付印中云”<sup>[11]</sup>。但后因战争影响,邓衍林以为毁于战火。解放后,南京图书馆存有抄本,但不及全稿的四分之一。幸商务印书馆仍存有全稿清样<sup>[12](出版前记)</sup>,遂于1958年出版。后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出版影印版。至于邓衍林所负责编制的另一目录——《云南书目》,现未得见,不知是否编成。或其《云南书目》已汇编入《中国边疆图籍录》,因该目录中涉及云南的书目极多;或早已取消该书目的编制,原因在于图书馆学家李小缘1937年所编的《云南书目》(排印不完全,发行300册)收书3000余种<sup>[13]</sup>,以及刘修业所编的《云南书目》,可谓已着先鞭。关于图籍的书目,还有王庸所编的《中国地理图籍丛考》<sup>①</sup>等。

## 2 《中国边疆图籍录》体例

关于《中国边疆图籍录》的性质,正如编者所言:“这是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我国边疆资料的记录性的书目”<sup>[12](出版前记)</sup>。全书总计55万字,参考该书凡例及其内容,其体例大致如下:

### 2.1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分类

本书既为边疆图籍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边疆区域的划分问题。其对各民族地区的区划分类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图书馆编印的《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索引》的地域范围和划分颇相近似,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该书典型的

特征是将蒙古涵括在内,不区分外蒙古与内蒙古,并保留察哈尔、绥远、西康等地名和类别。

关于《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分类体系(详见附录《中国边疆图籍录》分类体系),先依地区,再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又加入“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等专目,总共分为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墙史料、明倭寇史料、丛书及期刊、东北资料、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蒙古资料、察哈尔、绥远、西北资料、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古西域资料、新疆、西藏、西康、西南资料、西南各民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台湾、海防资料(附江防资料)等35大类,用黑体字印刷。这种分类法,既结合了形式分类,如“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丛书及期刊”,又按照朝代分类,如“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等;还融合了按地区和民族分类,如“东北资料”“西南各民族”等,将多个分类标准涵盖其中。笔者曾质疑过这种分类方法<sup>[2]</sup>,原因在于:依照“把同一类事物按不同属性标准再分类,经过一次划分所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就称为子类或下位类(种概念),被划分的类称为母类或上位类(属概念)”<sup>[14]</sup>的观点,诸如“东北资料”下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下属类目,其大小类属性区分明显,应予以区别,计入下级类目。唐贵劳也认为应将这些下级类目从属上级类目<sup>[15]</sup>。但从邓衍林该书的目次判断,其未做详细区别,而是设成平行专目。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分类问题: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应从同位类进行分类,然而在实践中也存在多种情况。如邓衍林1936年的《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编)就采用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分类法,形式上分为书目、类书、字典、期刊、年鉴、会社、传记等类,其他类则从内容上以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又如李小缘的《云南书目》分类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可能令人致疑的是总录下列有两个二级类目:报刊

① 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6年出修订版。

门与丛书门。其余都是按照学科内容分类,此按文献类型,似乎有些不伦不类<sup>[16]</sup>。总体而言,书籍分类和知识分类虽有关联,毕竟难以等同,书籍分类更注重实用性。《中国边疆图籍录》也采用了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原则,各大类下,再按朝代先后设类,舆图一般置于最后。层级最多的类是“东北资料”,下分“明、清、民国、附:伪‘满洲国’政府出版品、东北舆图”5类,“民国”下又分为“丛书、通论、历史、地理、政治、国际关系、经济、财政、交通、农林、垦殖、矿业、实业、物产”等类,“国际关系”下又分“东北问题与日本、中日关系”两小类,分类层级达到4级。其余分类层级多为2级,较为简单。

## 2.2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著录

### (1) 著录形式

《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款目的形式一般为:书名、卷数、编撰人姓名、版刻、附注其他有关事项。有多个名字的文献标“又名”或“参见”,并详细著录其他名字。如编者凡例中所提的具有多个异名的《西域闻见录》,在附注中编者称“西域闻见录一书,版刻纷繁,书名各异,内容皆大致相同,计有下列十种”<sup>[12](185)</sup>,并详列同名书籍。书名中诸如“钦定”“御定”“皇朝”“满汉合璧”“精订附说”“皇明”“丁酉重刊”“御制增订”“汉满”“最新”“最近调查”“大”“新版”“乾隆”“重修”“实测”“御笔”等加在文献上的附加题名,用小括号标注。部分小括号是补上主语,如“(民众抗日同盟军)察哈尔抗日实录”。但在“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元亲征录一卷”“(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一卷”等书的版本渊源中,未能做一辨析。编撰人姓名详细标注,没有作者信息者标注“不著撰人名氏”。该目录中丛书一般详列子目,如“金声玉振集,五十二种,六十卷”“纪录汇编,一百二十三卷,二百二十七卷”“皇明逸史,十五种,十六卷”“中国内乱外祸丛丛书,三十六册”“辽海丛书,八十七种,五百零九卷”等丛书,下列子目,极

为详备。版刻除标年号纪年外,还附有公元纪年,以便于使用。

### (2) 著录存佚以及馆藏地

该目录著录存佚,藉备征访。先著录存本,后用波浪线隔开,标明“存目”,其亡佚或未见有传本者悉入存目,并载出处,个别类也未如此办理,而是混合著录。罕见的写本、刻本或绘本舆图均标明馆藏地,以便访求(凡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之珍本均以\*号标明),其他馆藏地有:日本静嘉堂文库、天一阁、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南京国学图书馆、德化李氏木犀轩、瞿氏铁琴铜剑楼、奉天图书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平西北科学考察图书馆、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等。邓衍林在其1936年出版的《北平市各图书馆所藏算学书籍联合目录》中,也标有馆藏地,可见该书沿袭了此前的做法,有利于使用者按目访求书籍。

### (3) 著录版本

该目录一般先列单行本,再列丛书本,并详细著录版本。个别书籍著录版本极多,如“穆天子传六卷”著录25种版本,“大唐西域记十二卷”19种,“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18种,“元朝秘史十五卷”18种,“西京杂记六卷”17种,“西使记一卷”16种,“长安志二十卷”15种,“元史二百十卷”14种,“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14种,“三辅黄图六卷”14种,“(钦定)蒙古源流八卷”13种,“平胡录一卷”11种,“元史纪事本末二十七卷”10种,等等。尚未出版但已在印刷中的书籍也有著录。编者详列版本,对后人开展相应的版本鉴定极为有利。

## 2.3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注释

如同编者1936年所编的《中文参考书举要》(初编)一样,编者原定的计划是写成提要,并且包括外文论著,且已写成一部分。但因在抗日战争中奔波流徙,只得录为长编,先为付印。后来,编者的全部稿片连同外文书卡四千多张在日机

轰炸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宿舍时<sup>①</sup>不幸被毁。但在该目录中,编者加注了多条按语和丛书子目,似仍可看出编写提要的痕迹。其所加的按语和注释极有参考价值,体现在:

#### (1) 说明书籍价值

如在《调查库伦各卡伦奏折并卡伦舆图》<sup>②</sup>四册中,编者下注有按语:“按此为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从理藩院旧藏档案中散出,今归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该校教授孟心史(森)先生著有考证载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之《图书季刊》三卷三期,可资参阅”<sup>[12](14)</sup>。该小注对该书的来源、馆藏地、研究现状均做了指示,导引后人开展研究。又如《湛然居士集》十四卷<sup>③</sup>,编者的按语为:“书中多关于蒙古西域诗文,楚材尝从成吉思汗至西域,恰与长春真人同时,其诗中与真人唱和者极多,可与西游记<sup>④</sup>并重”<sup>[12](36)</sup>。该小注对书籍的内容、作者、价值都有所揭示。诸如此类的注释,颇似简单的提要,有助于读者了解书籍内容、价值以及作者本人等情况。

#### (2) 补充说明

在该目录大类“古西域资料”下编者注为:“清以前关于西域之记述及考证均归入此类,其关于新疆之著述另见新疆”<sup>[12](176)</sup>。此处注释用以说明编者的分类依据。也有解释编者书赋名的原因,如“拜朱堂西域杂钞,拜朱堂钞本一册”下注为:“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藏,原书无书名,此据原书内容由此馆增补”<sup>[12](190)</sup>。诸如此类,均详细注明。

#### (3) 纠谬或辨析

小注的作用,有些是用于纠谬,如“回疆通志十二卷”的下注曰:“书贾误题:回疆全览”<sup>[12](187)</sup>。另外还有用于辨析,如“从征实录”下注为:“序文前及书签均题《延平王官杨英从征

实录》,按延平王即郑成功”<sup>[12](311)</sup>。此类小注,颇有资考证。

郑樵对目录编制中提要的撰写持“泛释无义论”,并在其《通志·艺文略》中积极实践。笔者赞同郑樵“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观点,不必为每部书都撰有提要。邓衍林此编中,对某些著作加了按语,恰恰与郑樵“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观点一致。

## 2.4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其他特点

### (1) 关于舆图的处理

历来舆图的著录问题,多为目录学家所重视。如郑樵就曾痛心“图谱之学不传”。在《通志·图谱略》中,他对任宏校兵书附图以及王俭《七志》中专设“图谱志”予以赞赏,对向、歆父子不能收图以及阮孝绪“散图而归部录”表示不满<sup>[17](118)</sup>。在《中国边疆图籍录》中,邓衍林制定了详细的办法:“所选舆图以有关史地者为限,其府县镇市舆图概不著录。绘本舆图均以原图签署录其地图名称,绘进人姓名及绘制时代,无签署者参考其他记载补注之,其无可考者阙。有关史料足资考订者则于附注中附记之。每图比例以原图图例所注为准,例如二十万分之一则简记1:200,000;或每格画方计里若干。板框大小则用公尺计算,以公厘为单位。各图之特殊装潢形式依原图记录之。”<sup>[12](凡例)</sup>编者于所著录的图下,多以小注附注舆图信息,非常详尽。例如,编者著录:“《(皇明)职方地图》三卷,(明)陈祖授编制。明崇祯九年(1636)刻本\*残存三册比例每方格百里或二百二十里五百里不等板框33.5×44.0(是图为清代禁书,所绘除《一统图》《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图》外,尚有新旧《九边图》《七镇图》十五幅,《严大防山川图》四幅,《河漕海运图》二幅,《海防图》一,《日本岛夷入寇图》一,《方仆牧马总辖地图》一,《朝鲜朔漠安南四域图》各一,及《岛夷图》等。各

① 其时邓衍林在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就读研究生。

② (清)库伦掌印大臣三多编,清宣统三年(1911)钞绘本(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 (元)耶律楚材撰,《浙西村舍丛书》本。

④ 此处的《西游记》,是长春真人丘处机所撰的《西游记》,而非明代吴承恩所撰的小说《西游记》。

图有画方,据凡例云每方百里,边镇每方五百里,或二百五十里。各图附表头)”<sup>[12](8)</sup>。诸如此类,不避繁琐,一一为之注明。

### (2) 关于多语种书的处理

《中国边疆图籍录》著录了多语种书,尤其是译书不少。日文书籍方面,如“《支那疆域沿革略说》,(日本)重野安绎,河田熊同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明治三十六年)东京富山房刻本一册——清光绪末中国舆地学会铅印本一册”<sup>[12](6)</sup>。对于其他语种译书,也通常著录英文或其他语种书名,如“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法)穆里著(Mullie, J.)(民)冯承钧译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一册(尚志学会丛书) Jos Mulli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ncient Cities Eastern Mongolia in the Liao Dynasty.”<sup>[12](27)</sup>。通过这种方式,著录原书作者、书名等详细信息,以供查考。对于少数民族语言书籍,如满文、蒙文书籍,也多有著录。满文书籍方面,国立北平图书馆李德启等人早已编制满文目录多种,为邓衍林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李小缘的《云南书目》也曾著录英、法、德、日等语种书 640 余种,可见著录多语种书已成近代目录的新特点。但邓衍林所编的外文卡片在战争中被毁,所以收录不多。

## 3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学术价值与不足

### 3.1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学术价值

(1) 收录范围极广,为专业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料和线索

从地域上说,该目录以全国边疆为范围,包括边疆区域及各民族地区,凡有关边疆史地资料及各民族之文献记载,都在编制范围之内;从时间上说,从所知文献最早时期——汉朝一直收录到 1939 年(原拟出版年份)以前,著录各种文献 8000 种。如前所述,该书在各朝代年号以及民国纪年后,用小括号再标以公元纪年,以便查考。收录范围的广泛,有利于后人按目查书。如有学者凭借该目录的提示,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找到了乾隆内府抄本的《理藩院则例》<sup>[18]</sup>。也有部

分学者依据该目录的著录得以考订《西域考古录》的版本<sup>[19]</sup>。该书也因此获得了学界的赞誉,学者们认为:“集中谈及边疆典籍的,当首推邓衍林所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该书包罗颇丰,其中北边、东北、西北诸门类内著录的明代边疆图籍 350 余种(各类内间有重出者),均为明代蒙古史有关的资料”<sup>[20]</sup>。可见,该目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资料查找线索。

(2) 继承了传统目录的优点,在专科目录编制上继承并发展

该目录继承了传统目录的优点,如采用互著形式对一书多名者或著者署别名著者予以互见著录。对于资料之参考,编者也有所推荐,标曰“参见”,如在本编中仅择方志中重要之省志著录,对其他地方志资料编者则提请读者参阅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称该目录在方志一途上更为详备。从这一点上来说,编者的目的是试图达到章学诚所说的“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的学术状态。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学术日益分化,专科目录的编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姚名达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就曾谈及专科目录的发展:“他如史目起于李唐,金石原于赵宋,时代愈晚而专科目录愈多。其始多就现存之书专门深入;明清以来,则上穷往古,遍考存佚;及乎现代,更横越东西,分支百学。数量之富,实质之精,迥非一般藏书目录所能望其项背矣。”<sup>[21]</sup>邓衍林所在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就曾编制了种类各异的专科目录,如王重民 1935 年所编的《清代文集分类篇目索引》等。在前人编撰的基础上,邓衍林将专科目录扩展到了“边疆图籍”一域,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线索。

邓衍林在校订过程中,修改了关于少数民族和革命势力的侮辱名称。但有些官书,如称太平天国的起义为“粤匪”,把回族起义称为“逆乱”“回乱”,此外还有“苗匪”“倮匪”“逆犯”,原书书名如此,不便删改,则保持原样。这方面坚持了“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值得赞许的。

(3)运用现代图书馆学的知识,完善目录的编制

索引是近现代书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便利检索的主要方法。该书书后附有《书名索引》《著者索引》《笔画检字表》,用四角号码排列,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这些附录部分,占据了总篇幅的四分之一。此外,该书还收录了期刊等近现代出现的文献类型,拓展了文献搜集范围。

总之,该目录的体制颇类似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在著录上“通纪有无”,在提要编写上参照“书有应释有不应释”的原则。邓衍林虽未提及郑樵,但在目录编制上,仍可以寻绎到二人在目录编制上的相似之处。

### 3.2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不足

#### (1)未标文献来源

邓衍林编成此目,应有其文献来源,但却未予说明,殊为遗憾。如1918年京师图书馆编成的《舆图目录》(未刊行),1930年向达所编《汉唐间西藏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北平图书馆协会丛书联合目录委员会所编《北平各图书馆所藏丛书联合目录》,1931年谢国桢所编《清开国史料考》,1932年李德启所编《满文书籍简明目录》,1933年王庸、茅乃文所编《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于道泉、李德启所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李德启所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所编《舆图版画展览目录》,1936年朱士嘉、陈鸿舜所编《西北图籍——新疆》,1937年王庸、茅乃文所编《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等等<sup>[10]</sup>,还有顾颉刚主持的《禹贡》期刊上刊发的诸多边疆目录,均应是编者所能接触到并参酌的对象。对前人的相关成果,应标明文献出处和来源,才是尊重同侪、方便后人研究的做法。

#### (2)失于文献考订

该目录涉及书籍近万种,疏于考订,不免存在

错误。如该书所著录的“《西夏经义》十三种二十一卷,(清)何西夏撰,清光绪十四年(1898)重印道光刊本,二十二册。”<sup>[12](20)</sup>曾有多名学者指出邓衍林将何西夏<sup>①</sup>的《西夏经义》(实为经学书籍)中的人名误作古代的国名。另有彭端淑《萃龙山记》仅三百八十四字,邓衍林也登载在其中<sup>[22]</sup>,将文章误为书籍<sup>②</sup>。此外,尚有《西夏始末记》《西夏录》等8种书,为学者指出“以上各书所谓西夏或夏,系指明玉珍所建夏国,或指今河套宁夏等地之当代边事,皆与拓拔西夏无涉”<sup>[23]</sup>。此夏国位于元末蜀地,与西夏无干,或可多加辨析,此处为人指谬甚多。另有学者指出,邓衍林将《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平定川郊劳图》列入舆图类,实际上二图并非地图,而是图画<sup>[24]</sup>。这些都是郑樵所讥刺的“见名不见书”,未能检核原书而导致的错谬。

此外,“契丹及辽代史料”中“乘辂录一卷”有两个不同的著者和出处,一为“(宋)路振撰,指海本,说郭本”<sup>[12](22)</sup>,一为“(宋)路发撰,(郡斋读书志著录)”<sup>[12](23)</sup>。笔者查阅相关书籍,只有(宋)路振所撰的《乘辂录》,而《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所著录的是:“《乘辂录》,一卷,路振子发撰。振,大中祥府初使契丹,撰此书以献”。可见,编者把同一书误成两书著录。似此书名、卷数、时代相同,作者姓名近似的,应予以细致辨析。其他错误还有,如把《银川小志》的作者汪绎辰错成王绎辰<sup>[25]</sup>等等。

#### (3)疏于文献统计

编者自谓该目录所编书籍8000种,也有说及近万种,但遗憾的是,该书每类后并没有尾题以计数,不知其数确否。对于目录尾题的研究,学界已有研究通常认为:“《汉志》中的尾题是由古代文献的尾题发展而来。古代文献在全书末或篇章末往往有统计该书或该篇总字数和总篇章数的文字,1973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书籍即有许多尾题。”<sup>[26]</sup>所谓的“尾题”一般是古

① 何西夏,四川夔州万县人,名何佩融。所著有《周易本意》《易经图说》等多种,总名《西夏经义》。以诸人皆称西夏先生,则西夏或是其号。

② 从另一个角度亦可以说,该目录还拓展到了文章篇目的著录,当然这是个例。

代目录对“每一类”以及本目所收文献篇卷数量的统计文字,也称为尾数。笔者曾对宋郑樵《通志·艺文略》中的分类数目计数以及致误之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sup>[17](96-99)</sup>。如果编者在编制书目时进行每一类文献的统计,并在最后给出总数字,将能使目录的参考价值更大。而于编者而言,编目时随手进行统计,是很方便的。现在缺失尾数,为读者研究该书目增加了障碍。后人再编制书目时,或可多加注意此问题。

李小缘的《云南书目》编订后,也存在不少错漏。“云南省社科学院有鉴于书目的价值,在确定对原书不作较多变动的原则下,将书目交由文献研究室作一些必要的校补,正式重印发行。”<sup>[13]</sup>或将来亦可参照《云南书目》校补例,由相应的研究人员或机构为《中国边疆图籍录》做一校补工作,以资利用。

#### 4 《中国边疆图籍录》之学术影响

邓衍林曾论述书目参考是“一种生产性的劳动、积流成渠的劳动(由散漫到集中)、细水长流的劳动(由片段到积累)、科学工作的劳动(由广泛到专精)”<sup>[27]</sup>。因此主张书目编制应国家化,由国家来统一组织,有方向、有组织的分工进行。这也是他后来被任命为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并矢志于联合目录事业的原因。邓衍林编制了多种书目,在目录学上贡献较大。

《中国边疆图籍录》的编制历时10年,艰苦备尝,特别是目录编制后期,是在云南躲空袭、跑警报中完成的。编者自谓:“缺乏翻检原书的条件”“整理分类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sup>[12]</sup>。虽存有以上缺憾和错误,但瑕不掩瑜,该目录仍是“查考我国历代有关边疆图书资料的重要工具书”<sup>[28]</sup>,被誉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甚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边疆学目录著作,编辑上的开创性,收录图籍之广泛,实为我国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做了一件好事”<sup>[29]</sup>。该目录与李小缘的《云南书目》同被评价为“最有影响力”,并且是“研究边疆问题及民

族历史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sup>[30]</sup>。该书出版当年P. Olbricht就在法国的《汉学书评》(*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上对其做了推介<sup>[31]</sup>。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曾在其研究中说到:“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一书,仍然是所有研究亚洲腹地学者的基本读物。最易看到的赛诺所编《中部欧亚大陆研究》是一部列举欧洲文著作的总书目,但其中有关1800—1862年清朝亚洲腹地的著作很少。中文著作书目有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sup>[32]</sup>可见该目录在国际汉学界也引起了关注。李永明借此曾经论及费正清的汉学研究:“费氏提供的两部书目著作中还有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这种书目介绍中又包含着书目著作的介绍,多少含有引文追溯法的色彩。所提供的文献线索无疑被拓宽了。”<sup>[33]</sup>1962年,袁同礼在美国编成《新疆研究文献目录》,应与此前朱士嘉、陈鸿舜、王庸、邓衍林等人所整理的边疆研究资料有关。总之,该书在边疆地理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查找线索<sup>[34]</sup>。

专门之学,不可无专门目录之书。除《云南书目》外,李小缘还曾编制过多种边疆书目,如《蒙古书目》《新疆书目》《西藏书目》《黔书目》等,可惜都没有编成。当代的边疆书目编制,仍然不少,如新疆大学图书馆所编的《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2辑》中的《新疆资料书目二编西北边疆资料书目一编地方志书目》<sup>[35]</sup>。当需要查考资料时,目录的巨大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沈固朝(也从事中国边疆史地之南海部分的研究)在承担海南中越北部湾海疆谈判的课题时就深有体会。最初有关这一问题的调查记录只有寥寥数张纸,必须借助边疆目录方能凑其功。为此目录学家彭斐章才说:“如果没有《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中国边疆图籍录》等一批目录工具,要从文献的汪洋大海中淘取出十几万字恐怕是天方夜谭。”<sup>[36]</sup>就钓鱼岛等边疆问题,国家图书馆编辑了多种书目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015年的《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sup>[37]</sup>、2016年的《南海诸岛图籍录》<sup>[38]</sup>等。

这些图籍录“以录存书”,方便时人或后人“因书就学”,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提供了文献的依据,有着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今天我们再去回看邓衍林的《中国边疆图籍录》,才能感受到先驱者在编制边疆史地目录上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2018年是邓衍林先生诞辰110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

### 附录:《中国边疆图籍录》分类体系

1 一般论著 晋、唐、宋、元、明、清、民国、附外交史料

2 边疆舆图 宋、明、清、民国

3 中国边界关系 中朝边界、中朝边界舆图、中俄边界、中俄边界舆图、中缅边界、中缅边界舆图、中越边界、中越边界舆图

4 西夏史料 宋、明、清、民国

5 契丹及辽代史料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

6 金源史料 宋、元、明、清、民国

7 元代史料 元、明、清、民国

8 明代边疆史料 明、明九边舆图

9 明倭寇史料 明、清、民国

10 丛书及期刊(通论、东北、蒙藏、西北、西南)

11 东北资料 明、清、民国{丛书、通论、历史、地理、政治、国际关系(东北问题与日本、中日关系)、经济、财政、交通、农林、垦殖、矿业、实业、物产}、附:伪“满洲国”政府出版品、东北舆图

12 辽宁 明、清、民国、辽宁舆图

13 吉林 宋、金、清、民国、吉林舆图

14 黑龙江 清、民国、黑龙江舆图

15 热河 明、清、民国、热河舆图

16 蒙古资料 汉、隋、唐、宋、金、元、明、清、民国、蒙古舆图

17 察哈尔 明、清、民国、察哈尔舆图

18 绥远 明、清、民国、绥远舆图

19 西北资料 晋、唐、宋、元、明、清、民国、西北全图

20 陕西 汉、晋、后魏、唐、宋、金、元、明、清、民国、陕西舆图

21 甘肃 汉、晋、北凉、唐、宋、金、元、明、清、民国、甘肃舆图

22 宁夏 明、清、民国、宁夏舆图

23 青海 清、民国、青海舆图

24 古西域资料 汉、晋、唐、宋、元、明、清、民国

25 新疆 宋、元、明、清、民国、新疆舆图

26 西藏 清、民国、西藏舆图

27 西康 明、清、民国、西康舆图

28 西南资料 汉、魏、晋、唐、宋、明、清、民国、西南舆图

29 西南各民族 三国、唐、宋、元、明、清、民国、舆图

30 云南 汉、晋、唐、宋、元、明、清、民国、云南舆图

31 贵州 宋、明、清、民国、贵州舆图

32 广西 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广西舆图

33 四川 汉、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四川舆图

34 台湾 明、清、民国、台湾舆图

35 海防资料 宋、元、明、清、民国、海防舆图、附:江防(宋、元、明、清、附:江防舆图)

### 参考文献

- 1 张一鸣.于乃义诗词选.未刊稿:242.
- 2 周余姣.邓衍林的生平、著述和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1):107-126.
- 3 陈钢.序言[G]//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8.
- 4 蒋正虎.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4):147-159.
- 5 李国强.久而久之,边疆研究必有辉煌的成就——记傅振伦教授[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6):25,30.
- 6 沂支.先秦两汉地理图籍考略[J].地学杂志,1931(3):457-461.

- 7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二十一年度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29.
- 8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 9 何多源.海南岛参考书目[J].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1935(2/3):186-202.
- 10 全根先,陈荔京.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目录学论著编年[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3):102-112.
- 11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消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6):12.
- 12 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13 王樵.李小缘和《云南书目》[J].云南社会科学,1988(2):92-95.
- 14 于清文,李振中.简明信息词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122.
- 15 唐贵劳.巧用书目指南[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219.
- 16 徐有富.试论《云南书目》[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4):119-124.
- 17 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5.
- 18 赵云田.清代西藏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98.
- 19 司艳华.俞浩及《西域考古录》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2:7-8.
- 20 王雄,薄音湖.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G]//张建华,薄音湖.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文化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214-222.
- 21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9.
- 22 王绍曾,杜泽逊.我们是如何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G]//杨牧之.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519-532.
- 23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379.
- 24 蓝勇.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J].思想战线,2015(5):46-52.
- 25 陈健玲.《(乾隆)银川小志》述评[J].宁夏社会科学,2003(6):94-95.
- 26 来新夏,柯平.目录学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170.
- 27 皮高品,编;邓衍林,讲.图书分类法/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15.
- 28 王明根,等.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73.
- 29 林荣贵.《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6):40.
- 30 包和平.我国古代汉文民族文献书目概述[J].图书与情报,2002(3):26-27.
- 31 P.Olbricht. Review: Chung-kuo Pien-chiang tu-chi lu by Teng Yen-lin [J].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1958(4):29-30.
- 32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陆惠勤,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643.
- 33 李永明.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谈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书目提要[J].图书馆论坛,1993(6):78-80.
- 34 吴浩坤.如何查考中国古代的人名地名[J].历史教学问题,1982(4):61-62.
- 35 新疆大学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藏古籍书目第2辑 新疆资料书目二编 西北边疆资料书目一编 地方志书目.未出版.1985.
- 36 目录学不“冷门”很致用[EB/OL].[2017-01-24].<http://news.163.com/11/0531/01/75BLBUKD00014AED.html>.
- 37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 38 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南海诸岛图籍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周余姣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7-09-23